

刘玉峰
李玉蓉 / 著

西部温柔

徐典寒题



山西人民出版社

自序

几年前，在火车上随手翻报纸时，看到一条消息对我的震动极大。报道说，近些年青藏高原无人区可可西里，盗猎分子十分猖獗，疯狂宰杀藏羚羊的事件与日俱增。回到北京后，我写了一系列人与自然的文章，特别是对藏羚羊的文章，注入了真实的情感。因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藏羚羊，不仅珍稀和可爱，更重要的是藏羚羊维系着那片土地的生态平衡。有专家说，如果青藏高原生态失去平衡，那么就意味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将失去生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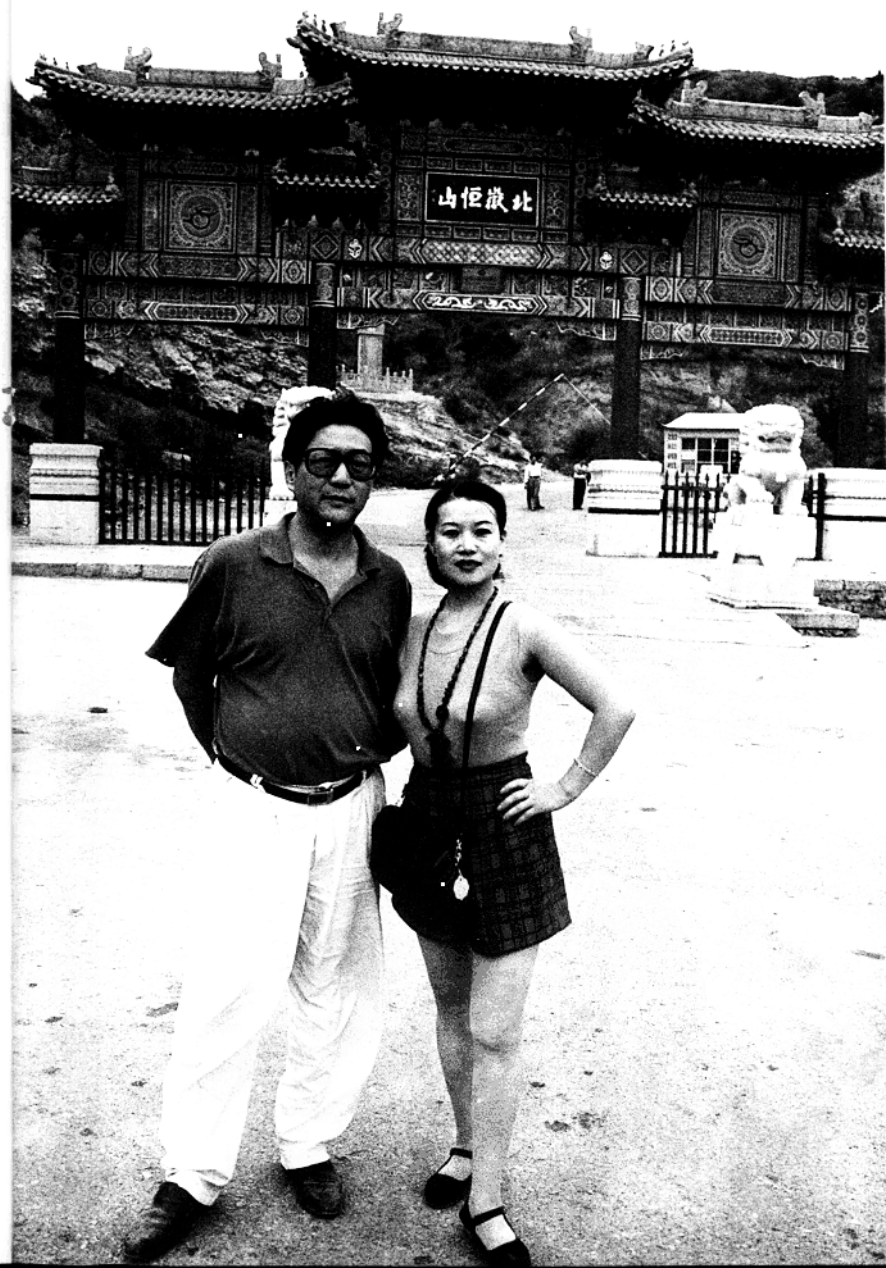
我曾不止一次见过藏羚羊在荒原上奔跑和休息的情景。它们奔跑时腾起的尘埃如一柱柱旋风一样十分壮观。后来，大学同学、河南作家张栓固来北京时对我说：“玉峰，你的随笔和散文非常不错，比你的小说好。我觉得你应该多写这一类的文章。”在京的同学、作家张峻山和梅桑榆也常常说起类似的话题，也希望我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只当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而已。可是，从这以后，常常能接到大家寻问写作的电话，至此，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些文章

了。

实际上，我到今天也无法正确分清散文和随笔的区别。我之所以写这些文章，是认为我有这个责任。多年来，我有个习惯，无论走到哪儿，随身总带着笔记本，随时随地记录下我的一些想法。然后再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交给读者。在我的影响下，玉蓉也开始把记录下来的想法整理成文章，散见于报刊之上。因为她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多年不变。有时看着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改写文章时那个辛苦劲儿，心里总有些感动。我对她说：“你完全可以活的轻松点，文学太折磨人。”她跟没听见似的，还是那么痴迷。

五天前《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谁来保卫可可西里》的文章，同时还刊发了一幅被盗猎分子猎杀、剥皮后，又被秃鹫啄去血肉的藏羚羊残骸。一个干警蹲在残骸旁，紧锁着眉头，望着地上的尸骨，野风把他的头发吹了起来，可是那种无奈和伤感却清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从我第一次读到可可西里宰杀藏羚羊的报道至今，几年过去了，可可西里的情况依然不能乐观。由于经费的问题，人员问题，管理问题等诸多问题，可可西里的情况显得更加严峻起来。

放下手中的报纸，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可可西里这片神奇的土地难道真的要毁灭在我们的手中吗？难道我们真得没有力量去阻止那些盗猎分子吗？一瞬间，我觉得手中的笔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而这篇自序就是在这种情绪之中写成的。





刘玉峰，笔名渔夫。1957年生于西宁市，祖籍山西。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在柴达木生活学习许多年，做过一家文学刊物的副总编辑，当选过省作家协会理事。

1979年涉足文坛以来，发表过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影视剧本。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男人河》、《没有鸟的谷地》等。90年代中期辞去公职在京与同仁一起创办北京影画艺术学校。近些年偷闲写作，创作发表了数百篇散文随笔及长篇小说《演绎自然经典》等。

李玉蓉，笔名霜玉。1960年生于西宁市，祖籍四川。曾在青海省地方剧团做过演员，后在群艺馆任职。1995年辞去公职南下沿海，与人合作发表了十几万字的新闻报告文学及文学作品。来京后笔耕不辍，但主要精力用于读书和学习。

目 录

目
录

自序

人与自然

生命之歌·····	(3)
哭泣的雪豹·····	(6)
画眉鸟的启示·····	(9)
美的韵律·····	(11)
为狼晚歌·····	(14)
自由之神·····	(17)
“鞭打绣球”·····	(19)
地球日随想·····	(21)

地域风情

香水园·····	(27)
水井巷·····	(32)
羊肉泡馍·····	(35)
快乐老家·····	(37)
夹山寺·····	(40)

海之夜	(42)
夜过丰都	(46)
风蚀林	(51)
遥远的柴达木	(53)
荒 原	(57)
酒 神	(59)
喝 茶	(61)

感悟生活

西部温柔	(65)
愚人节	(73)
宠 物	(75)
无 题	(77)
乡 愁	(84)
情 思	(86)
感悟西安	(90)
北海断想	(94)
自信是金	(96)
习 俗	(98)
信 仰	(100)
'98年随想	(102)
女 儿	(104)
母 亲	(108)

透视文化

时 尚	(117)
-----------	-------

女 人	(119)
习惯文化	(120)
面对死亡	(122)
谎言的真实	(125)
谈文学	(127)
小 说	(129)
爱的世界下着雨	(132)
砚 台	(134)
版画家	(136)

往事回顾

惆怅的感觉	(141)
演 戏	(144)
春 儿	(148)
张大爷	(151)
自由生命	(155)
小 屋	(159)
陶 艺	(161)
心也快乐	(164)
鞋	(168)
搬 家	(171)
等 待	(175)
没有水分的干花	(178)

马坊（代后记）

人与自然

XIBUWENROU

XIBUWENROU



生命之歌

当晚到的春风摇曳着枯黄的草叶时，柴达木东部这片草原便将结束漫长的冬天。一刻不停的春风一遍遍地荡过草地，把残存的积雪抛撒到天空中。每当这时，那些体形庞大，行动笨拙的野牦牛便从山谷中冲向草原。成群结队的野牦牛黑色浪潮一般，隆隆的响声如春雷横扫着草原，大地在它们有力的蹄下微微颤动。

一头成年的雄性野牦牛，体重可达一吨以上。它们披头散发，威风凛凛，散开在草地上进食。春风吹动着它们身体两侧厚厚的长毛，就像在吹动着一件黑色的蓑衣，那神态宛如一个不修边幅的武士。

一场春雨一场绿。带着凉意的春雨浇开了牦牛们封冻已久的心，滋润着它们干燥的精血。年年如此的决斗之后，失意的雄性牦牛总是站在远处燃烧着胸膛中的爱情之火，眼睁睁看着对手播下自己生命传递的种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野牦牛把时间几乎都花在了进食之中。这种反刍动物胃口大而好，原本就不肥美的

草地，经它们走过，便没有了盎然的绿色。几天后，当它们再回来时，这儿又会是一片新绿。最后一缕夕阳在草地上消失后，野牦牛们惬意地静卧在草地上。朗朗月色里，它们反刍的声音传得很远。

在这片草原上，夏季一过，初冬的脚步便随之而来了。秋天在这儿似乎永远是个空缺。所以，在有限的日子里，野牦牛们拼命地进食。它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增膘添肉，否则，将难以抵御寒酷的冬天。尤其是雌野牦牛，它们不但要有充足的奶水养育儿女，而且要让自己安全越冬，等待着下一次生命的孕育。

当幼小的牦牛从黑暗中降生到草地上时，初冬已经把草原变成一片枯黄。冷风中，母牦牛伸出粉红色的舌头，一下又一下舔着浑身湿漉漉的孩子，直到舔干孩子身上的毛皮为止。

十几分钟后，小牦牛便能站立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母牦牛的身边，寻找着乳头。

高原的冬季对野牦牛来说，是无比艰辛和漫长的。如果遇上难以抵御的雪灾，它们之中就会有许多不幸者死去，尤其是小牦牛，更是难逃劫难。它们躲在山岗后面，相互挤在一起，任凛冽的寒风从眼睛里掏出泪水，在眼帘下结成细小的冰柱。它们艰难地踢着积雪，啃吃着草根。面对白雪皑皑的雪原，它们像一群无奈的汉子，顽强地等待着太阳把积雪融化。

尽管草原的冬天无比寒酷难耐，无比漫长，但无论如何，在这片骚动的草原上，生命的延续不会终止。只要能看见绿色的草地，生命之歌就会永远在草

原上回荡。

1998年8月写于北京清河

生
之
歌

哭泣的雪豹

我惟一见过的雪豹还是在灯光明亮的标本陈列室里。当时我们彼此离得那么近，那么真切。我伸出手轻轻触摸着它那光滑亮泽的皮毛，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们人类周围还有如此美丽的朋友陪伴，实在是人类的幸福。以至于几天之后这种心情仍然让我感到兴奋。多美丽的雪豹呀！

雪豹是一种典型的高寒动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上。它的体型可以说是流线型的典范。雪豹的个子相对较小，但骨质很轻，小巧灵活的头部具有空气动力学的特点。那锋利坚实的小牙齿是为了给鼻腔留下足够的吸氧空间而精巧搭配的。那富有弹性的脊椎骨滑动起来又可以使奔跑的长腿不断加速。它和世界上所有的猎豹一样，是哺乳动物中当之无愧的短跑冠军。在有限的体能之内，它可以每小时奔跑六十多公里。然而，雪豹终究没有因为跑得快而逃脱诸多不幸和死亡的危险。

雪豹这种猫科动物生存范围只限于高原雪线之上。所谓雪线是指五千米以上的雪山之上。在唐古拉

山雪线之上，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看见雪山骄子雪豹那矫健的身影在陡峭绝壁上一闪而过。对唐古拉山雪豹来说，白雪皑皑的雪域之中，没有其他大型兽类能成为雪豹的天敌。高寒缺氧的气候是雪豹特定的生存环境。只有人类的追逐猎杀才是雪豹真正无法摆脱的天敌。发生在1986年的唐古拉山那场罕见的雪灾，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同样也把雪豹推向更深重的灾难之中。平日极少走近人类的雪豹，大雪之后被迫走下雪山，走近人类。它们踩着齐腰深的大雪在山谷里窥视着人类。它们祈求人类微笑着放开胸怀，一同度过大自然带来的灾难。然而，人类的想法往往比雪豹的想法复杂一千倍，可恶一万倍。如果说雪豹只是想捕捉一只羊来维持生命，那么人类的想法则是拥有雪豹的皮、雪豹的血、雪豹的骨头，直至雪豹的全部。面对着在山谷里窥视人类的雪豹，人类终于按捺不住那颗贪婪的狂跳之心，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它。那场雪灾至少有十几只雪豹被无情地猎杀了。虽然捕猎者后来被绳之以法，但可悲的是猎杀雪豹的枪声至今还在唐古拉雪山回响。据资料介绍，雪豹数量极少，其主要原因是严重的近亲繁殖，无法使自身大量繁衍；其次，便是人类的猎杀。对雪豹来说，后者无疑是雪上加霜。作为与雪豹同在一片阳光下生存的人类，将把怎样一个地球带入21世纪呢？至少我们现在还能听见雪豹的呻吟和哭泣的声音，至少我们还能偶尔瞥一眼雪豹孤独和惊慌的影子。太多的过失和贪欲使人类断送了许多美丽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丝一

毫的权利和理由给地球和子孙留下一个苍白的毫无内容的陈列室。陪伴过我们祖先度过美好岁月的雪豹正在哭泣，为人类的无情与愚昧哀伤和哭泣。

1999年2月写于北京清河

画眉鸟的启示

画眉鸟属鸟类中燕雀目画眉科，由于眼睛周围白色的眉羽自然地向后延伸，呈漂亮的蛾眉状，故称之为画眉。

画眉娇小玲珑，鸣叫清脆悦耳，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几乎世界的每一片土地都有画眉鸟的鸣叫声。画眉鸟喜欢隐匿，深山野谷是它的栖息之地。画眉鸟精巧又胆小，但画眉鸟的思维却是罕见的。

世界著名鸟类专家阿瑟·威利说：“有时动物坚定的思维往往超过人类，美洲画眉鸟就是其中的一种。”美洲有一种画眉鸟，羽毛十分艳丽，叫声特别悦耳。当小画眉鸟被人捉住放入笼中时，母画眉鸟便在不远处凄惨地鸣叫，发泄极度的悲伤。然后毫不犹豫地去采一种有毒的莓果，返回来喂给笼中的儿女。小画眉鸟吃了足以致死的莓果后便死去了。因为画眉鸟似乎坚信孩子死了总比活着却失去自由好些。

画眉鸟尚且知道为失去自由的儿女的命运担忧，其选择的信念如此果敢，而人却不行，甚至在美洲画眉鸟面前显得少了人性，变得萎缩。